

書名 鹽鐵論十二卷 嘉靖三十三年雲間張氏猗蘭堂刊本
撰者 漢 桓寬 撰，明 張之象 注
卷 卷八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漢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10
編號 C4445200

卷八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45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1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鹽鐵論十二卷 嘉靖三十三年雲間張氏猗蘭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鹽鐵論卷之一

漢 汝南 桓寬 撰

明 雲間 張之象 註

本議第一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去聲御史與所

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漢書食貨志曰昭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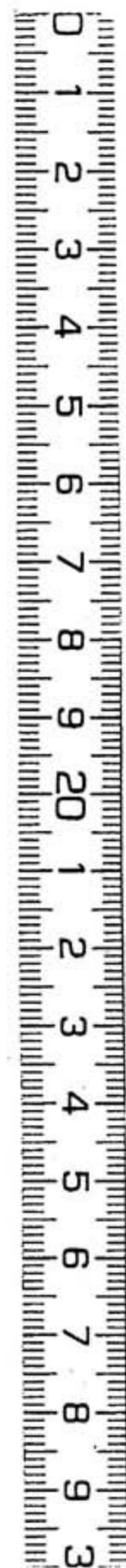
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

民所疾苦教化之要車千秋傳曰武帝疾

立皇子鉤弋夫人男為太子拜大將軍霍光
丞相車騎將軍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
丞相千秋並受遺詔輔道少主武帝崩昭
帝初即位未任聽政政事壹決大將軍光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147







鹽鐵論卷之八

漢 汝南 桓 寬 撰

明 雲間 張之象 註

疾貪第三十三

大夫曰。然為醫以拙矣。又多求謝。為吏既

多不良矣。又侵漁百姓。顏師古曰。侵漁。言

之取也。長吏厲諸小吏。厲。病也。小吏厲諸百姓。

故不患擇之不熟。而患求之與得異也。不

患其不足也。患其貪而無厭也。

賢良曰。古之制爵祿也。卿大夫足以潤賢。厚

士足以優身及黨。庶人爲官者。足以代其耕

而食其祿。管子曰。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

是故先王制軒冕。足以其道爲未可以求之也。

爵祿足以守其服。不求其親。使君子食於道。

小人食於力。今小吏祿薄。郡國繇役。遠至三輔。

粟米不足相澹。古澹字。常居則匱於衣食。有

故則賣畜粥業。非徒是也。繇吏相遣。官庭攝

追。小計權吏。行施乞貸。長吏侵漁。上府下求

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荀悅曰。先王之制祿也。下足以

代耕。上足以充祀。故食祿之家。不與下民爭

利。所以厲其公義。塞其私心。其或犯逾之者。

則繩以政法。是以君子慕義。小人無怨。若位

苟祿薄。外而不充。憂匱是卹。所求不贍。則私

利之制萌矣。放而聽之。則貪利之心濫矣。以

法繩之。則下情怨矣。故位必稱德。祿必稱爵。

故一物而不稱。亂之道也。今漢之賦祿薄。而

吏非員者衆。在位者貪於財產。規奪官民之

利。則殖貨無厭。奪民之利。不以爲耻。是以清

節毀傷。公義損缺。富者比公室。貧者匱朝夕。

非爲所語曰。貨賂下流。猶水之赴下。不竭

不止。今大川江河。飲巨海。巨海受之。而欲谿

谷之讓流潦。百官之廉。不可得也。夫欲影

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曾子曰。響不

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為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為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主術訓曰。君人者其猶射者乎。於此毫末。於彼尋丈矣。故慎所以感之也。夫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鄒忌一微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動諸琴瑟。形諸聲音。而能使人為之哀樂。縣法設賞。故貪鄙在而不能移風易俗。其誠心弗施也。

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也。
主術訓曰。通於末。觀於要者。不惑於詳。是故有諸已。不非諸人。無諸已。不求諸人。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劉峻曰。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結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

大夫曰。賢不肖有質。而貪鄙有性。君子內潔已而不能純教於彼。故周公非不正管

蔡之邪。子產非不正鄧皙之偽也。
韓嬰曰。客有見

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旦也。客曰。在外即言外。在內即言內。入乎。將母。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即言義。坐即言仁。坐乎。將母。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母。周公唯唯。旦也。踰明日與師而誅管蔡。故客善以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說。若周公可謂能聽微言矣。故君子之告人也。微其救人之急也。婉詩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鴻烈解曰。鄧皙教鄭人以訟。訟不俱回。子產誅之也。許慎曰。鄧皙詭辨。姦人之雄也。子產誅之。故姦止也。傳曰。鄭駟遄殺鄧皙。而用其竹刑。鄧皙制刑。

書之於竹。鄭國用之。不以人廢言也。夫音扶內不從父兄之教。

外不畏刑法之罪。周公子產不能化必也。

今一二則責之有司。有司豈能縛房入其聲其

手足而使之無爲非哉。

賢良曰。駟馬不馴。音巡御者之過也。百姓不治。

有司之罪也。主術訓曰。人主之立法。先自爲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

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今夫御者馬體調于

車。御心和于馬。則歷險致遠。進退周游。莫不

如志。雖有騏驥駉駉之良。臧獲御之。則馬反

自恣。而人弗能制矣。故治者不貴其自是。而

貴其不得爲非也。故曰勿使可欲。母曰弗求

勿使可奪。母曰不爭。如此。則人材釋而公道

行矣。聖主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乎。齊輯之

于轡銜之際。而急緩之于脣吻之和。正度于

宵臆之中。而執節于掌握之間。內得于心中。

外合于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

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體離車

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春秋刺譏不及庶

人。責其率也。故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

刑以當矣。猶三巡而嗟嘆之。其耻不能以化

而傷其不全也。王制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

焉。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政教闇而不著。百姓顛蹶音決而不扶。猶赤子臨井焉。聽其入

也。若此則何以爲民父母。

康誥曰。彼有取爾。

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又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作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故君子

急於教。緩於刑。刑一而正百。殺一而慎萬。是

以周公誅管蔡。而子產誅鄧皙也。

指武篇曰。齊人王滿

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

滿生籍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傳之於胥。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

呂氏春秋曰。子產治鄭。鄧皙務難之。與民之

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

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爲是。以是爲非。

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

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譁譁。子產患之。於

是殺鄧皙。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令

乃行。凡論曰。善賞者。費少而勸衆。善罰者。刑

省而姦禁。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

之所惡以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

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至刑不濫。孔子

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子產誅鄧皙。而鄭

國之姦禁。以近諭遠。以小知大也。刑誅一

施。民遵禮義矣。夫音上之化下。若風之靡

草。無不從教。何一一而縛之也。世治曰。夫上

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

後刑第三十四

大夫曰。古之君子善善而惡音惡。人君不

畜惡民。農夫不畜無用之苗。叢談曰。父不能愛無益之

子。君不能愛不軌之民。曹植曰。唐堯至仁。不能容無益之子。湯武至聖。不能養無益

之臣。無用之苗。苗之害也。無用之民。民之賊

也。鉏音鉏一害而衆苗成。刑一惡而萬民說。

音悅。王符曰。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管子曰。先王者爲民興利除害。故

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者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者也。兵略訓曰。治國者若耨田。去害苗者而已。今沐者墮髮而猶爲之不已。以其所去者少。所利者多也。

雖周公孔子不能釋刑而用惡。家之有鉏

音鉏子器皿不居。况鉏音鉏民乎。指武篇曰。昔堯誅四凶以

懲惡。周公殺管蔡以弭亂。子產殺鄧皙以威侈。孔子斬少正卯以變衆。佞賊之人而

不誅。亂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民者教於愛而

聽刑。故刑所以正民。鉏音鉏所以別苗也。韓

子曰。夫惜草茅者害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

也。此非所以爲治也。

賢良曰。古者篤教以導民。明辟以正刑。刑之
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
策而勿用。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
故威厲而不殺。刑設而不犯。白虎通曰。刑罰
也。覽冥訓曰。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
聞於天下。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
於後世。仲尼曰。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今廢其紀綱而不能
張。壞其禮義而不能坊。古防字民陷於罔。從而
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毒矢也。不盡
不止。詩傳曰。孔子曰。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

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
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
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
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
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聽言顧之。潛焉
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
教。而待之刑辟。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亦
不哀乎。故曰。未可殺也。昔者先王使民以禮。
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猶無轡銜。而鞭
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馬之退。則
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也。
上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
死。為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為下無禮。則不免
乎刑。上下無禮。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
禮。胡不遄死。得其情。即哀矜而勿喜。夫音扶不傷民之不治

而伐已之能得姦猶弋者觀鳥獸挂卦音爵

羅而喜也孔融曰古者敦龐善否不別吏端

之末世凌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

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

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今天下之被誅者不必有

管蔡之邪鄧皙之僞恐苗盡而不別民欺而

不治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故

民亂反之政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道應

訓曰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

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

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

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

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是以君子

善故老子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也是以君子

嘉善而矜不能恩及刑人德潤窮夫施惠說

悅音爾行刑不樂音也

授時第三十五

大夫曰共其地居是世也非有災害疾疫

獨以貧窮非惰則奢也無奇業旁入而猶

以富給非儉則力也今日施惠說音爾行

刑不樂音則音是閔無行去聲之人而養惰奢

之民也故妄予不為惠惠惡者不為仁韓

孟子卷一
子曰。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無饑饉疾疫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惰也。侈而惰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之力。儉而與侈。惰也。而欲民之力。作而節用。不可得也。

賢良曰。三代之盛。無亂萌教也。夏商之季。世

無順民俗也。韓非子曰。夫堯生在上位。雖十

生在上。雖有十堯。舜而不能亂者。勢治也。桀紂亦

穆曰。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可誘也。時

否俗薄。雖君子為邪。義不能止也。楊恪曰。堯

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

是以三者設庠序。明教化。以坊古防道其民。

及政教之洽。性仁而喻善。詩曰。皎皎練絲。在

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儒林傳曰。三

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勸

學行禮。崇化厲賢。以故禮義立。則耕者讓於

野。禮義壞。則君子爭於朝。音潮人爭則亂。亂則

天下不均。故或貧或富。富則仁生。古瞻則

民爭止。昏暮叩人門戶。求水火。貪夫不恡。音吝

何則。所饒也。夫音扶為政而使菽粟如水火。民

安有不仁者乎。韓非子曰。夫山居而谷汲者。

者。買庸而決竇。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饑。穰歲

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

實異也。是以古人易財也。非仁也。財多也。今

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齊俗訓曰。夫民有餘

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火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贍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殖子。利不足也。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法弗能禁也。

大夫曰。博戲馳逐之徒。皆富人子弟。非不足者也。故民饒則僭侈。富則驕奢。坐而委

透音蛇起而為非。未見其仁也。夫音扶居事

不力。用財不節。雖有財如水火。窮乏可立而待也。有民不畜。有司雖助之耕織。其能

足之乎。

賢良曰。周公之相去聲成王也。百姓饒樂。音洛國

無乏人。非代之耕織也。易其田疇。薄其稅歛。

則民富矣。上以奉君親。下無饑寒之憂。則教

可成也。傳曰。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則可教御以禮義矣。語曰。既

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

從義而從善。莫不入孝出悌。夫音伏何奢侈暴

慢之有。孔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

有遜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信。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

管子
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管子
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

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故民
易與適禮。難與適道。

大夫曰。縣官之於百姓。若慈父之於子也。

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故春親耕

以勸農。賑貸以澹古澹字不足。通濬音畜水。出

輕繫。使民務時也。蒙恩被澤。而至今猶以

貧困。其難與適道若是夫。音扶

賢良曰。古者春省耕以補不足。秋省斂以助

不給。民勤於財。則貢賦省。民勤於力。則功業

牢。去聲民愛力。不奪須臾。故召伯聽斷於甘

棠之下。為妨農業之務也。傳曰。昔者周道之

請營邵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

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

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

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

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

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

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芾

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謂也。貴德篇

曰。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飢者

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

恐其不至於大也。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

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

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嘆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見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仁人之德教也。誠惻隱於中。惻怛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今時雨澍樹音澤。澍時雨生種也。如救溺人。懸而不得播。秋稼零落乎野。而不得收。田疇赤地。而停落成市。發春而後懸青幡音番。而策土牛。殆非明主勸耕稼之意。而春令之所謂也。

水旱第三十六

大夫曰。禹湯聖主。后稷伊尹。賢相也。而

有水旱之災。水旱天之所為。饑穰陰陽之

運也。非人力。故太歲之數。在陽為旱。在陰

為水。天文訓曰。八尺之景。脩徑尺五寸。景脩則陰氣勝。景短則陽氣勝。陰氣勝

則為水。陽氣勝則為旱。六歲一饑。十二歲一荒。天道

固然。殆非獨有司之罪也。

賢良曰。古者政有德。則陰陽調。星辰理。風雨

時故循行於內聲聞於外爲善於下福應於

天

亢倉子楚曰水陰沴也陰於國政類刑人事類私旱陽過也陽於國政類德人事類

公載紀而天下太平國無天傷歲無荒年當

此之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雨必

以夜無丘陵高下皆熟

傳曰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

錯氛夏寒冬溫春熱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多不祥羣生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

寧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舒其民依依其行週遲其意好好董仲舒曰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

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寒望浸淫被泊而已雪

不封條凌珍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爲慶三色而咸霽露則結珠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

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論衡曰太平瑞應山出車澤出馬男女異路市無二價

耕者讓畔斑白不提挈關梁不閉道不虜掠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尚

書大傳曰成王時越裳重譯而來朝曰久矣天之無烈風迅雨意中國有聖人乎詩

曰有渰渰萋萋興雨祁祁今不省其所然而

曰陰陽之運也非所聞也孟子曰野有餓殍

不知收也狗豕食人食不知檢也爲民父母

民饑而死則曰非我也歲也何異乎以刃殺

之則曰非我也。兵也。方今之務在除饑寒之患。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也。寡功節用。則民自富。如是則水旱不能憂。凶年不能累也。周書曰。天有四殃。水旱。飢荒。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脩之。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飢。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飢。妻與馬非其有也。戒之哉。弗思弗行。至無日矣。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如天下何。人各修其學而尊其名。聖人制之。故諸橫士盡以養從生。從生盡以養一丈夫。無殺天胎。無伐不成材。無墮四時。

大夫曰。議者貴其辭約而指明。可於衆人之聽。不至繁文稠辭多言。害有司化俗之計。而家人語陶朱爲生。本末異徑。一家數事。而治生之道乃備。今縣官鑄音注農器。使民務本。不營於末。則無饑寒之累。鹽鐵何害而罷。

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業也。鐵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農夫樂音洛事勸功。用不具。則田疇荒。穀不殖。用力鮮。功自半。器便與不便。其功相什而倍也。縣官鼓鑄

注音鐵器大抵多為大器務應員程不給民用
民用鈍弊割草不痛是以農夫作劇音極得獲
者少百姓苦之矣

大夫曰卒徒工匠以縣官日作公事財用
饒器用備家人合會徧於日而勤於用鐵
力不銷鍊堅柔不和故有司請總鹽鐵一
其用平其賈通作價以便百姓公私雖虞夏
之為治不易於此吏明其教工致其事則
剛柔和器用便此則百姓何苦而農夫何

疾

賢良曰卒徒工匠故民得占去聲租鼓鑄音注

鹽之時鹽與五穀同賈通作價器和利而中用

今縣官作鐵器多苦惡臣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也顏師

古曰鹽既味苦器又用費不省卒徒煩而力

作不盡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務為善器器

不善者不集農事急輓音挽運衍之阡陌之間

民相與市買得以財貨五穀新弊易貨或貴

音世民不棄作業置田器各得所欲更繇音遙省

約縣官以徒復作。繕音善治道橋。諸發民便之。

今總其原。一其賈。通作價器多堅礮。音坑善惡無

所擇。吏數不在器。難得。家人不能多儲。多儲

則鎮生。棄膏腴音干之日。遠市田器。則後良時。

鹽鐵賈通作價貴。百姓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

土耰啖音談食。鐵官賣器不售。音壽或頗賦於民。

卒徒作不中音去程。時命助之。發徵無限。更繇

以均劇。故百姓疾苦之。古者千室之邑。百乘

去聲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農

民不離畦畝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斬伐而足。

乎陶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百姓各得其便。

而上無事焉。司馬遷曰。古者四民因其土宜。各在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

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

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是以

王者務本不作末。去炫音縣耀音輝除雕琢。湛民

以禮。示民以樸。是以百姓務本。不營於末。管子

曰。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傳曰。聖人不淫佚。侈靡者。非鄙夫色而

愛財用也。夏不數浴。非愛水也。冬不頻湯。非愛火也。不高臺榭。非無土木也。不大鐘鼎。非無金錫也。直行情性之所安。而制度可以爲天下法矣。昔者舜甑盆無臚。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土簋。啜乎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麇衣而盤領。而女不以巧獲罪。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韓非子曰。君無見其所欲。見其所欲。臣將自表異。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

崇禮第三十七

大夫曰。飾几杖。修樽俎。爲去聲賓。非爲去聲主也。炫音縣耀音耀奇怪。所以陳四夷。非爲去聲民也。夫音扶家人有客。尚有倡優奇變之樂。而况縣官乎。故列羽旄。陳戎馬。以示威武。奇蟲珍怪。所以示懷廣遠。明德遠國。莫不至也。

賢良曰。王者崇禮施德。上通作仁義而賤怪力。故聖人絕而不言。孔子曰。言忠信。行去聲篤敬。雖蠻貊之邦。不可棄也。今萬方絕國之君。奉音至贄音獻者。懷天子之盛德。而欲觀中國之禮儀。故設明堂辟雍。以示之。揚干戚。昭雅頌。以風去聲之。今乃玩好去聲。不用之器。奇蟲不畜。

之獸角抵諸戲炫

音耀耀音

之物陳夸

通作之

殆與周公待遠方殊

刑法志曰春秋之後滅

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視而秦更名角

抵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應劭曰角者角

技也抵者相抵觸也文穎曰抵當也名此樂

為角抵者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御射故名

角抵蓋雜技樂也巴俞戲魚龍蔓延之屬也

顏師古曰炫耀之物眩人也眩相詐惑也讀

與幻同其術本從西域來即今吞刀吞火植

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漢紀曰元封

三年春作角抵戲以享外國朝獻者三百餘

里內人皆觀張騫傳曰是時上方數巡狩海

上廼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過之則散財帛

賞賜厚具饒給之以覽視漢富厚焉大角抵

出奇戲諸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

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藏之積欲以見漢

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抵奇

歲增變其益興自此始而外國使更來更

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尚驕恣昔周公處謙以

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

卑士執禮以治下天下辭越裳之贄

音見恭

讓之禮既與入文王之廟是見大孝之禮也

風俗通曰越裳重九譯獻白雉周公薦陳祖

廟曰先人之德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

極也目覩威儀干戚之容耳聽清歌雅頌之聲

心充至德欣然以歸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

非重譯音狄鞮音來觀猛獸熊羆也

方狄鞮西

也夫音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騾音驢

音

也

也

也

也

也

駝音駝北狄之常畜也。中國所鮮。上外國聲

賤之。南越以孔雀珥音門戶。崑山之旁以玉

璞抵烏鵲。今貴人之所賤珍人之所饒。非所

以厚中國明盛德也。隋和之名寶也。而不能

安危存亡。故喻德示威。惟賢臣良相。去聲不在

犬馬珍怪。是以聖王以賢為寶。不以珠玉為

寶。雜事篇曰。齊宣王與魏惠王會田於郊。魏王曰。亦有寶乎。齊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

人之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

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之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泗水上有十二

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之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

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歸之者十千餘家。吾臣

道不拾遺。吾將以照千里之外。豈特十二乘哉。魏王慙。不懌而

矣。反質篇曰。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玉。具劍。右帶環珮。左光

太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寶何如。太子曰。主信臣

忠。百姓上戴。此魏之寶也。經侯曰。吾所問者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有。徒師

沼治魏。而市無預賈。却辛治陽。而道不拾遺。芒卯在朝。而四鄰

大夫乃魏國之大寶。於是經侯默然不應。左解玉具。右解環珮。委之坐。愆然而起。默然不

謝。趨而出。上車。驅去。魏太子使騎操劍佩逐與經侯。使告經侯曰。吾無德所寶。不能為珠

使人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為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為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為也。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不能者，雖隋和滿篋，音法無益於存亡。謂隋和氏之璧也。

大夫曰：晏子相去聲齊三君，崔慶無道，劫其君，亂其國，靈公同圍，莊公弑死，景公之時。

晉人來攻，取垂都，舉臨菑，邊邑削，城郭焚。

宮室隳，寶器盡，何衝之所能折乎？由此觀

之，賢良所言，賢人為寶，則損益無輕重也。

賢良曰：管仲去魯入齊，齊伯音霸魯削，非恃其

衆而歸齊也。伍子胥挾弓干闔閭，破楚入郢。

音影非負其兵而適吳也。故賢者所在國重，所

去國輕。雜事篇曰：管仲傳齊公子糾，鮑叔傳

糾奔魯。小白奔莒。齊人誅無知，迎公子糾於

魯。公子糾與小白爭入。管仲射小白中其帶

鉤。小白佯死，遂先入。是為齊桓公。公子糾死，

管仲奔魯。桓公立國，定使人迎管仲於魯。遂

立以為仲父。委國而聽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越絕書曰。伍子胥父誅於楚。子胥挾弓。身干闔廬。闔廬曰。士之其勇之甚。將為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諸侯不為匹夫報仇。臣聞事君猶事父也。戲君之行。報父之仇。不可。於是止。楚客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之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而入齊。魯弱而齊強。由是觀之。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善。其國未嘗不安也。楚有子玉得臣。文公側席。虞有宮

之奇。晉獻不寐。尊賢篇曰。晉荆戰於郟。晉師將許之。士貞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勝于荆。文公猶有憂色。曰。子玉猶存。憂未歇也。困獸猶鬪。况國相乎。及荆殺子玉。乃喜曰。莫予毒也。今天或者大警晉也。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今殺之。是重荆勝也。昭公曰。善。乃使復將。秦族訓曰。晉獻公次

伐虞。宮之奇存焉。為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尊賢篇曰。虞有宮之奇。晉獻公為之終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側席而坐。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夫音臣所在。辟除開塞者亦遠矣。陳琳曰。古之

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不加兵。季梁猶在。強楚挫謀。暨至眾賢奔紂。三國為墟。故春秋曰。山有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故春秋曰。山有

虎豹。葵藿為之不採。國有賢士。邊境為之不

害也。說山訓曰。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

猛獸。藜藿為之不採。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

備胡第三十八

大夫曰。鄙語曰。賢者容不辱。以世俗言之。

鄉曲有桀。人尚辟音避之。明天子在上。勾

奴公爲寇。侵擾邊境。是仁義犯而藜藿不

採。昔狄人侵太王。至公篇曰。太王有至仁

勳育戎氏以犬馬珍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土地也。於是屬其羣臣耆老而告之。

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不以所以養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之下。邠人負

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三遷而民五倍其初者。皆與仁義。上之事。君子守國安民。

惟民足用。保民蓋所以去國之義也。匡人

畏孔子。孔子世家曰。孔子去衛。將適陳。過

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

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

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

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

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

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

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

故不仁者。仁之賊也。是以縣官厲武以討

不義。設機械以備不仁。

賢良曰。勾奴處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

賤而棄之。無壇宇之居。男女之別。以廣野爲

閭里以穹廬爲家室。衣聲去皮蒙毛食肉飲血。
會市行杭音牧豎樹音居如中國之麋鹿耳。好聲去
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
息萬里設備此兎置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
腹心干城也。

大夫曰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四方之衆
其義莫不願爲臣妾然猶修城郭設關梁
厲武士備衛於宮室所以遠折難去聲而備
萬方者也今匈奴未臣雖無事欲釋備如

之何。

賢良曰吳王所以見禽於越者以其越近而

陵遠也秦所以亡者以外備胡越而內亡其

政也夫扶音用軍於外政敗於內備爲所患增

主所憂詩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

篇曰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

以制末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華

而後夷狄及周惠王以遭亂世繼先王之體

而強楚稱王諸侯背叛欲申先王之命一統
天下不先廣養京師以及諸夏諸夏以及夷
狄內治未得忿則不料力權得失與兵而征
強楚師大敗樽辱不行大爲天下戮笑幸逢
齊桓公以得安尊故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

本惠未襲。不故人主得其道。則遐邇潛行而

歸之。文王是也。不得其道。則臣妾為寇。秦王

是也。詮言曰。用兵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

可奪也。舜修之。歷山而海內從化。文王修之。

岐周而天下從風。兵略曰。兵之勝敗。本在於

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政。

下畔其上。則兵弱矣。故德義足以懷天下之

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

之心。謀慮足以知強弱之勢。此必勝之本也。

地廣人衆。不足以知強。堅甲利兵。不足以為

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

為威。為存政者。雖小必存。為亡政者。雖大必

亡。叢談曰。所伐而當其福五之。所伐不當其

禍十之。夫音文衰則武勝。德盛則備寡。世論曰。

問而文武代為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為

武者。則非文也。為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

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

不知八極之廣大也。故東面而望。不見西。南

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

大夫曰。往者四夷俱強。並為寇虐。朝鮮踰

徼。劫燕之東地。東越東海。略浙江之南。南

越內侵滑服。令氏棘人冉駝音雋音唐昆

明之屬。擾隴西巴蜀。今三垂已平。唯北邊

未定。夫音一舉則匈奴中外震懼。釋備而

何寡也。



賢良曰古者君子立仁修義以綏其民故邇者習善遠者順之傳曰水淵深廣則龍魚生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

禮義修明則君子懷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禮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扶身則貴名自揚天下順焉令行禁止而王者之事畢矣詩是以孔

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此之謂矣子仕於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無敵國

之難去聲鄰境之患強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桓隳其都城大國長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

音謹音龜陰之田孔子世家曰定公以孔子

運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司寇定公十

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

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

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

備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萬之樂

景公曰諾於是旌旄羽旆矛戟劍撥鼓噪而

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

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

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

公景公心作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

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

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

夫而焚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

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

歸哉

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

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用。大夫母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

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郕。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

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歛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

孟氏之保鄆。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月弗克。故爲政而以德。非獨辟害折衝也。

所欲不求而自得。今百姓所以囂囂中外不

寧者。咎在匈奴。內無室宇之守。外無田疇之

積。隨美草甘水而驅牧。匈奴不變業而中國

以搔動矣。風合而雲解。就之則亡。擊之則散。

未可一世而舉也。韓安國曰。利不什。不易業。功不百。不變常。是故古之

人君謀事必就聖。發政必擇語。重作事也。自三代之盛。遠方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非強不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域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且匈奴者。輕疾悍亟之兵也。畜牧爲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也。至不及圖。去不可追。聚若風雨。解若收電。今使邊鄙久廢耕織之業。以支匈奴常事。其勢不權。臣故曰。勿擊爲便。

大夫曰。古者明王討暴衛弱。定傾扶危。衛

弱扶危則小國之君說音悅討暴定傾則無

罪之人附今不征伐則暴害不息不備則

是以黎民委敵也春秋貶諸侯之後刺不

卒戍音絮行役戍音絮備自古有之非獨今也

賢良曰匈奴之地廣大而我馬之足輕利其

勢易搔動也利則虎曳音異病則鳥折辟音避鋒

銳而牧罷音疲極少發則不足以更適多發則

民不堪其役役煩則力罷音疲用多則財乏二

者不息則民遺怨此秦之所失民心隕音允社

稷也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對主父偃

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

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

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

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

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

易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

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遇其

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摩

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

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

澤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

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

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不足兵革不備哉其

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睡琅

琊負海之郡轉輸河北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女子紡績不足於帷

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嘗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古者天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

子封畿千里。繇音遙役五百里。勝聲相聞。疾病

相恤。無過時之師。無踰時之役。內節於民心。

而事適其力。是以行者勸務。而止者安業。今

山東之戎馬甲士。戍音絮邊郡者。絕殊遼遠。身

在胡越。心懷老母。老母垂泣。室婦悲恨。推其

饑渴。念其寒苦。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

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

傷悲。莫之我哀。故聖人憐其如此。閔其久去。

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故春使使

去者。勞賜舉失職者。所以哀遠民而慰撫老

母也。漢昭紀曰。始元元年。赦天下。賜民百戶牛酒。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

國。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寃失職者。德惠甚厚。而吏未稱去聲奉

職。承詔以存恤。或侵侮士卒。與之爲市。并力

兼作。使之不以理。故也。士卒失職。而老母妻

子感恨也。宋伯姬愁思而宋國火。魯

意而魯寢災。

春秋曰。宋災。宋伯姬卒。左傳曰。或叫于宋太廟曰。嘻嘻。出出。鳥

鳴于毫社。如曰。嘻嘻。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穀梁傳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平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公羊傳曰。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傳母不下堂。傳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傳曰。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謂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為泣也。嬰曰。吾聞之異

乎子之言也。昔者

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

歲吾聞園人亡利

之半。越王勾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魯

之道畏而死。越兵

威者。吳也。吳死者。我也。是觀之。禍與福相

兵。吾男弟三人。能

無憂乎。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是非類與

女。過時未適人。倚

柱而嘯。傍人聞之。心莫不為之慘者。鄰婦從

嫁乎。吾為子求偶。

漆室女曰。吾豈為不嫁之故。而悲哉。憂

吾君老太子少也。

今天

下不得其意者。非獨西宮之女。宋之老母也。

春秋動衆則書重民也。宋人圍長葛。譏久役

也。春秋曰。宋人伐鄭。圍長葛。穀梁傳曰。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伐不踰

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苞人民。歐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君子之用
心必若是。大夫默然不對。



